

系列资料均给笔者一个启示,B265一带似为岩浆通道所在,在其深部找矿也是必要的。

2.基东地区位于岩体南部,该区岩带走向北 32° 西,长约1700米,宽250米,数十个矿点组成北西西向分布的五个平行矿带,其中以1233—40669—40679为主要含矿带,又以40679矿体最大。通过对40679岩体展布分析,证实矿体有明显侧伏现象,结合3756矿床各矿体间侧伏规律,对这一带沿40679南东方向进行新矿体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1975年109地质队已经探到了新矿体。此外,在基东与41—620边缘带之间也是应注意的找矿地段。

3.对该岩体中赋存于橄长岩—橄榄辉长岩中的矿体,尤其是41地段、 $D_2\Delta$ 地段,要进一步研究。地科院陈正同志也曾提出在HG山东部大的辉长岩与超基性岩接触带附近找矿的意见,笔者认为对HG山这种基性、超基性岩互生的岩体,在其两者接触带以及基性岩内的找矿工作不能忽视。



地震与儒法论争

对于地震,历来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一条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反映着进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一条是唯心论的认识路线,反映着反动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我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在地震问题上的论争,就是这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祖师爷孔老二为了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大肆宣扬反动的“天命论”,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说成是受某种精神力量支配的,极力鼓吹“畏天命”。他在编写《春秋》时,对于日食、彗星出现、山崩地震等自然现象,和凡属比较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类变异和人类社会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胡说什么“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西汉儒家头子董仲舒继续加以发挥,炮制了“天人感应”的谬论。胡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天”有意安排的,“天”和“人”能够相通,认为地震、山崩这些“灾异”是“上天”对人的惩罚。他的这一反动谬论,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后世儒家奉为至宝,作为向进步力量进攻的武器。西汉儒家刘向把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的一次地震说成是“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即引起地震的原因是诸侯起来造了周天子的反。他还把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的一次地震说成是

“诸侯皆信邪,莫能用仲尼”,将地震的原因归之于诸侯用了革新派,没用孔老二。这些儒徒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在科学上一窍不通。这些愚蠢的家伙自己既没有兴趣去研究地震科学,又不许别人研究。在地震问题上他们既是唯心论者,又是不可知论者。

与此相反,我国历史上的法家则认为地震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战国时期法家荀况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要“明于天人之分”,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东汉法家王充对董仲舒散布的“天人感应”说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天道“自然无为”,“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他认为地震的发生和天体的运动变化有关,说“钩星在房心间,地且动之占也”(钩星即水星,“心”,“房”都是恒星。此说虽不尽准确,但他从天体的引力作用去探讨发生地震的原因,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东汉河南南阳张衡,在公元132年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观测地震的科学仪器——候风地动仪。

唐代法家柳宗元指出,地震、山崩都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宋代法家王安石指出:“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蚀、震摇,皆有常故,不足畏忌”,说明日食、地震都是有规律的自然现象,反驳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及儒家散布的唯心论及其借自然现象对革新的攻击。

历代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给地震等自然现象披上神秘的外衣,借以欺骗恐吓劳动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和孔老二、董仲舒之流一样,贩卖“天命论”,妄图拉历史倒退。我国古代在地震问题上的论争,充分说明自然科学理论总是受一定的哲学支配的。历史的经验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战胜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地震工作方针,把批林批孔、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